



君心何坚决
到死无两意

昭奚 旧草

下
书海沧生 著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

昭奚旧草

书海沧生【著】

下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昭奚旧草 / 书海沧生著. — 南昌 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
2015.2

ISBN 978-7-5500-1218-9

I. ①昭… II. ①书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021499号

出 版 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社 址 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9楼 邮编: 330038
电 话 0791-86895108 (发行热线) 0791-86894790 (编辑热线)
网 址 <http://www.bhzwjy.com>
E-mail bhz@bhzwjy.com

书 名 昭奚旧草
作 者 书海沧生
出 版 人 姚雪雪
出 品 人 李国靖
特约监制 何亚娟 徐玉华
责任编辑 游灵通 程 玥
特约策划 何亚娟
特约编辑 燕 兮
整体装帧 郑力珩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 北京建泰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1/32 880mm × 1230mm
印 张 19.5
字 数 399千字
版 次 2015年3月第1版
印 次 2015年3月第1次印刷
定 价 49.80元 (全二册)
ISBN 978-7-5500-1218-9

赣版权登字: 05-2015-54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

Best Time

白马时光

君心何坚决
到死无两意



昭奚
旧草

目

录

第七章

大昭卷·三公

301

第八章

大昭卷·刺相

369

第九章

奚山卷·冠昏

421

第十章

大昭卷·谢侯

465

第十一章

大昭卷·乔郡君

529

第十二章

大昭卷·悬棺

563

番外一

赌戏

593

番外二

爱子

599

番外三

青山

609



| 第七章 |

大
昭
卷



三

公

第七章

大昭卷·三公

三公者，素来两相一将。此余与诸君皆无异议。然则将星可为女子耶？孝武朝曾有例，女子一时掌三军。余与晋阳令泽辩，泽曰一时之计，终成将星者乃武忠公芸也。芸逝，天子泣于堂，三日不朝，由此可见一斑。余笑言，女将纳后宫，安得复提。泽不以为然，道皆妄言，武天子与女无私情。泽素慕武朝，自与吾唇枪舌剑，然则，史轍早消，余与友不过野话一二，窥探圣朝事罢了，岂有定论耶？

——《野趣·说史篇》

十年前，平王找了相士算平境大运，那相士据说是前朝国师褚上人子，文王卜卦极准，敲一敲龟壳，便知乾坤。平王此人一生，便应了他的封号“平”，幼年不出彩地在王子堆里混着长大，封王的时候默默混在

哥哥们身后，谁当天子都没他什么事儿，待到大婚，又娶了个不起眼的王妃，不出两年，安安稳稳地得了个儿子，虽然这个儿子生来瘦弱，太后太妃们看一眼便撂到脑后了，但平王还挺满意，至少是个男孩儿。而平王世子渐渐长大，也同平王幼年时一样，混在一众秀美钟灵的王子中间，又开始了平淡无奇的一生。

相士晃晃龟壳，睁开一双晶亮的小眼睛，笑着说：“卦象好啊。”平王眼睛都亮了。如何好？莫非他有朝一日能成诸位王兄里最有钱、最受百姓喜爱如穆王一样的大贤王？莫非他哥哥的儿子一朝死完后他儿子有朝一日顺位继承当上皇帝，而他临老当个皇帝爹？莫非全天下的土地，有一半在某一年寸草不生，他哥哥一怒之下道，全给了平王吧？！平王想入非非，心肝直跳，问道：“怎么个好法？”

相士哈哈笑，“王爷大福，有生之年，平境都如今日一般太平。”

平王瞬间两眼发花，挥挥手，蔫了起来。那相士却捻着山羊胡，不肯走，迟疑道：“不过，大运之中倒有个小小的劫，不知当讲不当讲……”

平王兴味索然，打着哈欠道：“先生但讲无妨。横竖不过哪年又发了水，封地粮食又不够了……”

相士断然打断他的话道：“并非如此简单。依照卦象，平境倒像是要出女祸。”

“怎么个女祸？”平王眼睛亮了，生活已然如此索然，若是有个美貌的姐己、褒姒挠去他的心肝倒也不枉此生。

“似乎，似乎……若无意外，贵宝地应是要出两个王妃，一个……祸国殃民的皇后了。”

平境共分三郡，东郡、澄江和金乌。东郡为边境重兵把守之地，澄江以大昭第一淡水澄江为名，而金乌取名，则是因钦天监手冊记载，此地白日头最圆最大，观日景最美之处，后才以“金乌”命名。

金乌与澄水接境，泛舟观日一向是文人骚客最喜好的，故而金乌一向向人群熙攘。高谈阔论、儒帽风流的是逛茶馆、妓楼的书生，沿街叫卖、粗衣油腔的是商户，缓缓悠哉、依柳而行的是马车中的公子闺秀，一身皂衣、呼来喝去的是衙吏，观形容，一切皆一目了然，泾渭分明。只是最近一二年却来了一伙看不出道道的家伙，均是黑衣束发，手捧船只，行街叫嚷，似做买卖，句句“唯吾大道，素行封谨。耻有遗漏，但凭随心。无有穷富，无有名利。如梦虚妄，皆可变当”。如有人好奇上前，那些人手中捧着的小极精致的船只便发出耀眼的金光，纤毫毕现的小小十六金窗扇扇璀璨摄人。

听说有富人嫌生活无趣，卖梦入金窗，说要换取人生至乐，三日后出来，便丧了斗志，不到一月，把万贯家财抛得干干净净，离家出走，不知去了何处。

又有贫穷书生，自小算命相士皆说是大贵之相，却命途多坎，考了十五次秀才仍未中，他素来爱说娶妻当娶郑光华，做官当为商李丞。商鞅、李斯均是先朝赫赫有名的丞相，而郑光华则是当今贵妃郑氏堂妹，小小年纪便艳名远播，书生听闻可卖梦，便把此梦卖了，入了第八扇金窗，换取衣食无忧。待他出来，果真不出半年，他便意外得了良田千顷，锦衣高楼，衣食无忧起来。只是秀才依旧不中，郑光华也在年后堂兄郑祁封侯，郑氏权力达到巅峰时许配给了二皇子。书生热衷算命，固执地认定自

己当日入了金窗，棋高一着，复找相士算命，相士却叹息良久，并不言语，只是摇摇头。

自富人走了，书生阔了，那些黑衣人手中的小小金船益发显得神秘起来。富贵人沉吟逡巡，不敢进，却又忍不住诱惑，穷人个个趋之若鹜。不多时，金乌、澄江两境一夕巨富、一夕卖妻倒皆变得不甚稀奇了。有好事的贼趁夜偷到过一只船，映着月光还没瞧出个细致明白，那金船便自己燃了，半晌，只留下余烬。

平王也听闻此事，与王妃嘀咕几句邪术之类，便无下文了。他素来是个懒王，加之因算运道灰了心，封地的政事多半交给了世子成玖，自个儿游山玩水逍遥自在，自是不管谁富了，谁又穷了。富户纳税，穷汉接济，税银不曾少，粮仓不曾多，也就罢了。

平王世子更是个懒人，便更不理了。只是与他一起赌钱逛楚馆的几家纨绔公子不到半年却因此换了几茬，着实让人窝火。

“报！报……世子，司徒公子来不了了，司徒老爷换了梦，莫名其妙把所有的铺子卖给旁人，带着公子走了。”小太监擦了擦满头的汗。

成玖微笑着轻摇山河扇，捏着的酒杯却瞬间碎了。环顾四周，寂寥无一人。

东郡边将章将军有一女，闺名咸之，芳龄十五，素来传闻美貌仙姿，见过的人无不愣神震惊，飘了手帕、摔了扇的算是正常反应。金乌太守之女，小书呆恒春七八岁时曾见过章咸之一面，满口念着：“金屋可藏卿，芳草可饰卿，朱唇不必点，蒹葭何须念。凤鸣到殷商，鸾鸟双周旋，心惊

宜慢跳，寒冬似春暖。复有万古念，丹心竟又迟，一日忽闻说，此为……章咸之。”魂不守舍地回到自个儿家中，嘟囔着便迷糊地发了热，辗转许久仍不好，有老人说怕是丢了魂，果真，竟抓了魂才好。自此，章咸之美名更是传开了。

便是这样的章咸之，及笄之年，将军府的门槛显见得换了几十个，平王也含蓄地表达了要结两姓之好的美好意愿，可是将军却始终缄默不肯。有得不到美人的世家子私下含恨道：“这美人难道心这样野，还真想去做个皇后吗？”

章咸之听闻，回道：“有何不可？才貌如斯，吾自己尚不忍糟蹋，又岂能便宜尔等庸俗无能之辈？咸之不止能做皇后，还可做元后。此生若非元后，必镇守边关，报国为民。”

此语，不可谓不狂妄。平王听闻此言，想起先前相士的话，复又想起太子人品，倒也觉得是有几分实在的天作之合，便作罢了。只是章咸之美貌、才名、霸气刚刚传到陛下耳朵里，太子却薨了。如此一来，章咸之反倒益发嫁不出去了。

可她不大担心，章将军亦不大担心，父女俩安心守在东郡，翘首等着以文立国的东伯哪一日想不开拼了老命，空有一身好武艺的父女俩便好抛头颅，洒热血，誓死报国了。

故而，章咸之那番话的最终解释，其实应是：我想当大昭第一个女将军。

只是，东伯还没来得及想不开，章咸之反倒先想不开了。

她做了一个梦，梦境十分真实。

梦中的她途中遇到一个快饿死的书生，给了那书生一块饼，转眼书生却成了权倾朝野的右相。当朝本来已逝的太子诡异地未死，到她家来提亲，她见他一眼，魂飞魄散，几千万只白鸽齐齐从胸怀中散出，转眼，自己已经站在中宫殿中，昔日忍辱的太子成了天子。

皇帝陛下表面对她温和甜蜜，十年专宠，心中却冷淡无情，想要的只有父亲手中的一道阴兵令符。恰逢东佾出兵大昭，父亲被任命为元帅，与东佾殊死抵抗，右相大人却弹劾父亲通敌卖国，意图谋反。皇帝陛下毫不留情，下令满门抄斩。父亲血溅白旗，她亲眼看着，尖叫出声，昏死过去。醒来时，她已经身在冷宫，寒气逼人。

再过十年，一个从未见过的小太监却不知从何处拿出令牌，让她乔装成宫女，出了宫。她刚走到城门，丧钟却响起，原来是右相大人病逝了。

小太监说：“右相大人当年，只能保您一人。如今，也只能保您一人。”

她道他为一饭之恩，小太监却说，当年去提亲的，除了太子，还有右相。

转眼，皇帝陛下却已追到，居高临下，握着柄剑，抵在她的颈上。他问她令符在何处，章咸之泪如泉涌，心中五味杂陈，“您究竟曾经喜欢过我吗？”

如若他曾喜欢过她，为了江山稳固，战功彪炳的父亲或许依她看来偶尔显得盛气凌人；可是，如若他只是口蜜腹剑，虚与委蛇，那她的父亲凭什么要忍受搭上满府六十三条人命的噩运？

“不曾。一分一毫一刻一时都不曾。”皇帝陛下看着她，冷道，“既

然不肯说，那就把这个秘密变成没有秘密。”

鸳鸯共连理，结发为夫妻。

她想说什么，令符我早已给了你，可是，那剑尖渐渐穿透她的身体，一切又归于沉寂。她躺在虚茫一片的黑暗中，痛入骨髓，蜷缩成小小干瘪的一团，远处走来一个黄衣少女，看不清模样，却讽刺她道：“这回，你可瞧清楚了？章咸之，你记住，他不喜欢你，一分一毫一刻一时也不曾喜欢过你。咸之，我将能借之物都借与你，你可能瞧得清晰？”

章咸之呼痛，却忽然睁开了眼，满脸汗泪。她茫然看着闺阁之景，却不知自己身在何处，只是痛得哭都哭不出，握紧手，手背上的青筋暴了出来，转身，金架上的鹦鹉却摇头晃脑地念着恒春的诗：“一日忽闻说，此为……章咸之。”

大丫鬟跑来，莺声燕语，软玉温香，“娘子，有白衣少年来求亲，称自己为孤。”

又有三两不成器的小丫头嬉笑低语：“门外有个书生，中了暑，倒在了我们家前。”

时间：齐明十一年六月初六丑时一刻。

地点：赤水源头襄河一座破船坞上。

人物：四个沉睡书生，一个渔夫，外带一个丑布偶。

事件：黑稠不见五指的河水中，有一样东西正在悄无声息地往上爬。爬着爬着，眼珠子掉了，爬着爬着，半截胳膊甩开了。它爬呀爬，爬呀爬，终于爬到了船头，巍巍颤颤地站了起来，不小心被木槛绊了一跤，一

个趑趄，胳膊又甩掉半只。腥臭味瞬间弥漫了整个船坞，书生们靠着书篓睡得很熟，此起彼伏地交换空气，懵然无知，有一个似乎还做了美梦，笑得脸都起了褶子。那东西摸黑拾到了眼睛和胳膊，又安了回去，而后使劲吸了一口气，它似乎闻到了好闻的气息，缓缓而僵硬地扭了扭脑袋，正对着月光的，是一张腐烂了一半的脸庞。这是一只水鬼，俨然上岸来拉人了。它躬下了身子，凑到一个眉目平凡的书生胸前，狠狠愉悦地吸了口气，悄无声息地咧开了腥臭乌黑的大嘴，哈喇子瞬间滴在了少年的布衣之上。那少年歪在一侧，依旧没有发现，千钧一发之际，只见说时迟那时快，他背后靠着几乎变形的书篓里却腾地蹦出来一个小东西，双手叉腰，气焰嚣张，前空翻，后空翻，鲤鱼打挺连环踢。

水鬼看愣了。小东西却瞬间抓住了水鬼脸上的一块烂肉，打了个提溜，一个猛扑，水鬼未料到它有这样的气力，一个趑趄，扑通倒回了水里。

一声巨响，这群差点做了水鬼的书生们终于有了些微知觉。年轻的船夫匆忙跑了进来，一一推醒众人，道：“了不得，公子们，快醒醒，水魍来抓替身了。”

“啥？啥玩意儿？”船坞中间，唯一一个华服少年跳了起来，歇斯底里地尖叫，“船家，你老母！不是说这条河最太平？！”

与他相邻的另一个满身补丁的贫衣少年擦了擦口水，温和道：“怎见得就是水魍呢？水魍又是谁取的名，可是俗称的水鬼？我只听见了咕咚声，若是取名，也该叫‘咕咚’才是啊。再者，你这样惊慌失措地来了，不分青红皂白就说是水鬼，难不成这水鬼是船家养的？不然怎的它一来你就知晓了？”

船家快哭了。他又去摇靠在船头的一身黑衣的书生，可是书生却迟迟不醒。他哆哆嗦嗦地伸出了手，这人却全无鼻息。船家三魂没了七魄，号丧道：“了不得了，这小公子果真被水魑勾了魂，如今船上死了人，可怎生是好？”

船尾一直靠着书篓的扶苏迷迷糊糊地伸手到背后篓中摸了一阵，却瞬间坐起了身，脑子空白了一瞬，努力忍住一丝欢喜，没有表情地瞪着船夫道：“了不得了，我媳妇呢？谁偷了我的人？船家你偷人了！”

船家声泪俱下。

船头，没了呼吸的黑衣少年脚下的水面却缓缓浮现出一个一身麻衣，梳着东倒西歪的包子头的布偶。

本已在睡梦中悄无声息死了的黑衣书生闭着目，却伸出了苍白嶙峋的手，伸入了冰冷的水中。

许久，黑衣书生睁开了眼，仿似久病的阴冷面庞上挂了一丝不显的讽刺，食指与中指捏起一个湿漉漉的丑娃娃，虚弱地问道：“谁家的丑妇人不要了？莫要脏了一池水。”

事件结果：扶苏莫名其妙多了三个结义兄弟，一个姓章，一个姓黄，一个姓嬴。

姓章的是个姑娘假扮的，生得千万般美貌，瓢子却跟成芸一样，粗鲁暴躁，一手推倒一个成年壮汉，大家都看出她是个女的，却老实地闭了嘴。

姓黄的是个啰唆得没了边儿的少年，心眼多得像蜂窝，有些被害妄想